

永远未知的盗墓江湖，不可复制的盗墓奇侠

突厥神棺

鬼吹灯

外传③

糖衣古典◎著

瀚海寻踪鬼城遇险，戈壁探秘血棺惊魂！
阴刻图，轮回城，真陵假墓，致命迷惑！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鬼吹灯外传 3. 突厥神棺 / 糖衣古典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221-09931-0

I . ①鬼… II . ①糖…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002552 号

鬼吹灯外传 3 : 突厥神棺

Gui Chuideng Waizhuan 3: Tujue Shenguan

作者 糖衣古典

责任编辑 朱智毅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编 550004

发行热线: 010-59623775 010-59623767

河北聚鑫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2012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10mm × 1020mm 1/16

字数 195 千字 印张 13.25

ISBN 978-7-221-09931-0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如发现图书印刷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联系。

众人刚走进大殿内不久，殿外夜空之中一声霹雳，跟着便暴雨如注。顿时间，大殿门外，一片白茫茫的，只看见那雨点落在大殿外面的石阶之上，直激得水花四溅。

四个人心中都是暗自庆幸，这要是晚进来一步，便赶上了这一场倾盆大雨。只听雨声如注，毫不停歇。

风冷情从那供桌底下找出几个残破的蒲团，递给其余三人。三人将那蒲团放在靠墙一侧，坐了下来，眼睛都望着这殿门外倾盆而下的暴雨。

片刻之后，风冷情只觉得一只冰凉的小手慢慢伸了过来，轻轻握住自己的右手，跟着一阵幽香缓缓送入鼻端。暮色之中，只觉得水灵的头轻轻靠在自己的肩膀之上。水灵没有说话，风冷情也没有说话。二人心中都是暖洋洋的，这般相依相偎，执手相牵，二人只觉得一股温馨的情意在心中弥散开来。

良久良久，风冷情微微侧过头去，望向水灵。水灵也恰在此时轻轻抬起头来，望向风冷情，两人四目交投，都是微微一笑。黑暗之中都是感觉对方的眼光有若星光一样，熠熠放光。

二人都是满心喜悦，却没有注意到在不远处，铁中坚正目不转睛地望着二人。在铁中坚的眼睛之中满是痛苦之意。铁中坚看了良久良久，这才终于使劲将脑袋转到一边。他心底有一个声音在暗暗告诫自己，不要再有什么非分之想了，知道吗？这两个人是天作之合，难道就因为她和有一夕之欢，你就如此执著？这个眼波盈盈的水姑娘却是一心一意地爱着风冷情……

成天骄望着大殿门外倾盆而下的暴雨，心中似乎也想起自己年少时候的往事……

正自一片静谧，只余雨声哗哗之际，在这大殿外面，远远地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只听那匹马笔直地沿着官道直奔而来，走到这关帝庙附近的时候，忽然一拐，而后便向着这关帝庙疾驰而来。

四人都是心中一凛，风冷情心道：“如此雨夜，什么人在官道之上纵马疾驰？”

四个人都站了起来，走到大殿门口，隔着茫茫的雨帘，向外看去。只见大殿门外天井之中陡然间闯进来一匹红鬃烈马。那匹红马犹如疾风一般

元凶首恶。

风冷情此刻内心汹涌澎湃，只想将这黑衣人杀死为师傅祭灵。水灵咬着嘴唇，也是死死地盯着这黑衣人。

黑衣人只觉得身周这彪形大汉，还有那雪肤花貌的少女、面容冷峻的少年，六道目光射在自己身上，犹如芒刺在背。倘然目光能够杀人，估计黑衣人此刻早已死了不知道多少次了。他情知此刻自己被团团围住，情势凶险，只不过处此危机之下，已然容不得他逃脱。于是哈哈一声干笑，陡然间身子拔起，向后一翻，向庙门外面冲去。

成天骄、风冷情、水灵三人见黑衣人意欲逃走，一起出手，三件兵器齐齐向那黑衣人身上招呼过去。

铁中坚一声大喝道：“哪里走？”手中黑龙鞭夭矫而出，在半空之中发出锐啸，向那黑衣人扑了过去。

黑衣人身形向后翻出一丈，眼看那铁中坚的黑龙鞭后发先至，向自己击了过来，当即半空之中伸出手，一把抓住黑龙鞭的鞭梢，借力使力，身子由向后翻出陡然间变为向前，从铁中坚的头顶一跃而过，纵身掠入大殿之中。这黑衣人的身法好快，竟然在四人的包围之中掠入关帝庙大殿。

铁中坚、风冷情、成天骄、水灵四人都是脸色微微一变，心中俱道：“这黑衣人的身法好快啊。”当即手握兵器，向那大殿之中追了过去。

黑衣人纵身掠进关帝庙大殿，目光一扫，只见供桌前面，地上躺着的那人，正是自己苦苦追寻的搬山派第四弟子李中义。黑衣人大喜，纵身便向那李中义扑了过去。就在距离那李中义两丈开外的時候，黑衣人只听身后风声响动，似乎有一件利器破空而来。

黑衣人心中一凛，不待那利器近身，便将身子向左平移开两丈，只听当的一声，黑衣人抬头望去，只见一把匕首笔直地插入面前七八丈外大殿的一根廊柱之上，直没至柄。这一刀是何等力道。

黑衣人心中一寒，心道：“看来今日在这四个人的包围之下，已然讨不了好处，还是赶快脱身为妙。”身后四人疾追而来，黑衣人当下只有向前奔去，跟着用力撞开大殿后面的四扇板门，奔进后面的一进院落之中。

铁中坚四人紧随其后，急追而来。

黑衣人奔进后面院落，只见后面院落天井之中伫立着一棵枝繁叶茂的

铁中坚咽了一口唾沫，沉声道：“这是食人树。”

风冷情和水灵还是第一次听到，忍不住抬起头来，望向铁中坚。

成天骄皱了皱眉，缓缓道：“这一棵大树莫非是噬魂血树？”

铁中坚点点头，道：“成前辈所料不错，这一棵大树正是噬魂血树。”铁中坚顿了一顿，道，“我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噬魂血树。我曾经听我师父说起过这噬魂血树的名字，知道这噬魂血树长在阴气极重的地方。每每遇到有人来到近前，便会伸出树枝般的触角，将来人卷到自己跟前，而后将之杀死。

“这噬魂血树还另有一奇，它将来人杀死之后，并不能将之消化吸收，而是要靠一种小小的虫子。那种虫子只有拇指盖一般大小，生长在噬魂血树一旁的树洞里，只要血树将来人杀死之后，那虫子闻到血腥之气，便会从树洞之中钻了出来。而后纷纷爬到那被血树杀死的尸骸之上，将那尸骸浑身肌肤血肉尽皆吞入肚中，再爬到那血树旁边，吐出尸血，以便供养这棵血树。这种虫子，有一个恐怖的名字，就叫做噬魂。这虫子和这一棵血树合起来就是噬魂血树。”

风冷情和水灵听了都是暗暗皱眉。

风冷情心道：“这种虫子这么邪恶，倒好像和那犀牛背上的犀鸟一样，互相扶助，互相滋养。”

铁中坚慢慢道：“这种噬魂血树在传说之中便是邪恶之树。只是缘何在这关帝庙的后进院落之中出现，却是一件奇事。”其时，铁中坚正面向三人，低声而谈。

风冷情忽然间伸出手，一把拉住铁中坚向自己所站的方位使劲一拽。

铁中坚心知有异，也不抵抗，顿时被拉了过去。到得风冷情身边，铁中坚低声问道：“怎么了？”

风冷情皱紧眉头，道：“铁大哥，你看。”

铁中坚见其余二人也都是神色紧张，急忙转过头来，只见在自己刚才所站立的地方，一根碗口粗的树枝正自缓缓缩了回去。

铁中坚心中一凛，心道：“适才若不是风冷情这么一拽自己，恐怕自己此刻已经被这食人树的树枝卷了过去，也做了这食人树的口中之物。”

四个人急忙又退出数丈开外。只听食人树树干一阵簌簌响动，跟着便

有一个浑身漆黑的虫子从那食人树的树根上面一个小小的洞孔之中钻了出来。那只虫子浑身漆黑，只有指甲盖一般大小。两只小小的眼睛不时地转动。看见黑衣人那一具尸骸之后，那只黑虫子发出吱吱的响声，跟着便从那树洞里面源源不断地钻出和它一模一样的小虫子来。

那个小小的树洞竟似无底洞一般。眼看着那些噬魂血虫犹如潮水一般涌了出来，四个人不禁为之变色，急忙转身退回到那大殿之中。

那四扇殿门早已破败不堪，千疮百孔。四个人凑眼到那殿门上的洞孔向后院的天井望去，只见那些噬魂血虫纷纷爬到那黑衣人的尸体上面，不住吮吸起来。片刻之后，那黑衣人的尸体便即慢慢干瘪下去，仿佛被抽干了周身的血液骨髓一般。到得最后，噬魂血虫一个个吸饱喝足，慢慢离开时，黑衣人已经只剩下一具白骨静静地躺在地上。

那些噬魂血虫慢慢爬到血树旁边，一个个张开口，慢慢吐出。转瞬间，血树树根之上便堆满了从这些噬魂血虫口中吐出来的东西。

四个人看得甚是恶心，急忙转过脸去，走到一边。

水灵低声道：“风哥哥，我总觉得这关帝庙疹得慌，咱们不如趁着这大雨已停，赶路吧。”

风冷情点点头，对铁中坚和成天骄道：“成前辈，铁大哥，咱们还是上路吧。这关帝庙有些邪气，我看还是离远的好。”

铁中坚和成天骄点点头。铁中坚随即抱起李中义，三人在后，走出大殿，来到那天井之中，铁中坚和李中义共骑一马，成天骄、风冷情、水灵三人分头上马。天井里还剩下两匹马，四人弃之不顾，随即上马出门而去。一直骑上官道，道上这才没有那么泥泞。

四人缓缓行去，此处距离摩天崖已然甚近，四人遂也不再着急。行出百十丈开外，忽听身后蹄声哒哒，风冷情回头一看，只见黑衣人所骑的那匹黑马正自不紧不慢地跟在四人身后。

风冷情一怔，对水灵道：“灵儿，你看那匹黑马跟了过来。”凝神一看，这匹马赫然是一匹母马。只见那一匹黑马若即若离地跟在四人身后。水灵心中好生奇怪，心道：“黑衣人已死，莫非这黑马知道没了主人，这才跟在我们四个人身后？”眼见银月清辉淡淡地洒在那黑马的马背之上，显得这黑马犹如披了一层银缎一般。

水灵心中一动，当即放慢速度，慢慢靠近那黑马身旁，跟着双脚离镫，猛地纵身而起，跃到那黑马的马背之上。

风冷情沉声道：“灵儿，小心。”

水灵嘻嘻一笑道：“我会的，风哥哥。”

那匹黑马被水灵骑着，甚为温驯，竟似将这雪肤花貌的水灵当做了自己的女主人一般。水灵大喜。

风冷情见那黑马并无异状，笑道：“灵儿，看来这一匹黑马和你颇为有缘啊。”

水灵伸出手，不住抚摸着那匹黑马的马鬃，只觉光滑异常，心中大爱，道：“风哥哥，咱们给这匹马起个名字吧！”

风冷情想了想道：“这是一匹母马，又这么黑，就叫做黑玫瑰怎么样？”

水灵喃喃念了两遍：“黑玫瑰，黑玫瑰……”顿了一下，道，“这个名字不错，以后就叫它黑玫瑰了。”

水灵垂头对那黑马道：“黑玫瑰啊黑玫瑰，以后你就有名字了，你高不高兴？”

黑玫瑰状似甚为高兴，仰天一声嘶鸣，似是在回应水灵的话。水灵伸出手去，凑到那黑玫瑰的口前，黑玫瑰伸出舌头舔了舔。水灵掌心被黑玫瑰舔得发痒，忍不住哈的一声笑了出来。

风冷情见水灵和黑玫瑰相处甚欢，心中也是甚为欢喜。当下风冷情牵着另外一匹马，水灵骑着黑玫瑰，铁中坚、李中义和成天骄在二人身后，策马向那摩天崖奔去。

晨光初露的时候，五人终于骑到了吕梁山摩天崖下。那摩天崖其实并不甚高，也就一百余丈。只是周围群山甚矮，也就显出这摩天崖的气势恢宏了。

摩天崖下面有百十座松木搭建的板屋。板屋前十数丈开外围着的一人来高的木栅栏，将这松木板屋和摩天崖严严实实地围在里面。靠南面一座栅栏门大门敞开，原本应站在大门两旁的守卫却踪影全无。

五个人纵马来到门前，看着大门里面鸦雀无声的一片死寂模样，众人都是颇为好奇。

成天骄沉声道：“十余年前，我因为一点私事，从这摩天崖下经过。

那时候摩天崖下的这一座寨子戒备森严，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着实让人感到心惊肉跳。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摩天崖上面住着什么大人物呢。只不过想不到今日却这般萧条。”

风冷情深深吸了一口气，然后纵声而呼：“淘沙司马门下风冷情、水灵协同搬山派门下铁中坚，湘西成天骄成前辈前来拜见摸金派金老爷子。”这一声运足中气呼出，声音远远地传了出去，在这摩天崖周围不住来回激荡。寨子里倘若有人，估计也早听到了，便是那摩天崖上有人，估计也能听见风冷情这一声。声音回荡，良久良久这才平息。

面前的寨子之中依旧空无一人。风冷情皱起眉头，道：“看来这寨子里一定发生了某些变故，咱们进去看看。”众人尽皆点头。

五个人跃下马来，将马匹尽拴在寨子外的栅栏上面。而后收摄心神，全神戒备，慢慢走了进去。这摩天崖下面的寨子很大，百十座房屋鳞次栉比，一间挨着一间。只是奇怪的是，这百十间房屋都是空空如也，没有一个人。偌大的摩天崖下面就好像四个人日前在云梦泽里面看到的那一个鬼镇一般。

铁中坚心里打了一个突，心道：“别是这摩天崖下面的寨子里有埋伏吧？”低声对众人道：“大家小心，不要中了埋伏。”

众人俱小心翼翼地向前行去，绕着这寨子走了一圈，寨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五个人随即沿着寨子中间那一条大道，向前走去，走到尽头，便来到摩天崖下面。只见这摩天崖三面悬崖，只有一条丈许宽的小道曲曲折折地向山上蜿蜒而去。

铁中坚沉声道：“怎么办？”

风冷情当即道：“既已来到这里，当然是要上去一探。”风冷情心道：“既然来到这里，自是要上这摩天崖上，找那摸金校尉要熊猫的讯息，师傅的死岂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当即迈步上前，沿着山道向上而去，水灵紧跟其后，成天骄和铁中坚跟在后面，四个人向山上走去。那李中义伤势未曾痊愈，是以留在山下木屋之中等候四人。

半个时辰之后，四个人终于来到摩天崖顶。抬头望去，只见这摩天崖顶足足有百十丈方圆大小，居中建了一座圆形的木屋。这木屋之大足足占了摩天崖顶一半有余。整个木屋只在靠南一侧开了一个七尺来高，三尺来

宽的木门。此刻木门紧闭。

风冷情四人来到那木门之前，站定。风冷情朗声道：“淘沙司马门下风冷情、水灵，搬山派门下铁中坚，湘西成天骄成前辈前来拜见摸金派金老爷子。”

连喊三声，屋内都是无人回应。

风冷情当即慢慢推开门，走了进去。其余三人也跟着走了进去。进到木屋之中，只见这偌大的木屋空荡荡的，哪里有半个人影？

木屋之中只在靠北面有一把巨大的木质椅子。那把椅子足够让三个人坐在上面。铁中坚心中暗暗称奇，不知道这把椅子是给什么人坐的，看这把椅子的位置，似乎颇为重要，难道是给摸金派的门主金老爷子坐的？可是这把椅子这么阔大，看来摸金门主金老爷子的身躯的确是惊人得很。在那把椅子两边分列着四把较小的松木靠椅，除此之外便是一列列的草席铺排在两边。

这摸金派的总舵摩天崖上竟是如此简陋，哪里有半分倒斗六大门派的气势？

风冷情在这木屋之中转了一圈，未发现任何痕迹。而后回到三人跟前，站定道：“这摸金派走得甚是匆促，看来真的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以致这才匆匆而去，舍弃这偌大的基业。”

铁中坚沉声道：“只是这摸金派去了何方，咱们现在一无所知。”一句话还未说完，突听摩天崖下远远地传来一声长啸。啸声犹如龙吟，虽在数里之外，却仿佛在众人耳边响起一般。

众人心头都是一震。只听那啸声由远而近，不一刻工夫便已经来到摩天崖下，跟着便听得一个中年男子豪迈地哈哈大笑道：“金老怪，老朋友来了，还不快出来相见？”

这中年男人的声音之中透着一股霸气，似乎是领袖群伦的一代宗师、一方霸主。

众人都是面面相觑。

风冷情心道：“莫非是这个声音的主人来寻这金老爷子的晦气，以致这金老爷子率领一众摸金校尉远遁而去？”

那中年男人适才还在山崖之下，片刻之后已经来到半山腰之中，只听

那中年男人又大声道：“金老怪，你不出来我可就杀上去了。哈哈，等我上去之后，你的那些徒子徒孙可就莫怪我不客气了，哈哈。”大笑声中，那中年男人已经迅速异常地扑上摩天崖。只听摩天崖上木屋的木门砰的一声被人踢了开来。

清晨的阳光从门外照了进来，将那中年男人的身影直直地投在地上，拉出一个长长的影子。屋内的四个人抬眼向那中年男人望去，只见那中年男人身高足足有八尺，身形高大瘦削，但是往那里一站，凛然生威。众人都感到一股寒气从心底慢慢升起。

风冷情心中一凛，心道：“这个男人的身影怎么会如此熟悉？竟似不久前在哪里见过一样。”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只有四个人心跳声怦怦不住响起。

这中年男人竟是大有威势，一语不发，站在木屋门口便让屋内的四个人都感觉到一股莫大的压力油然而生。

过得片刻，那中年男人大声道：“金老怪不在吗？难道就留了这几个小娃娃在此？”

那成天骄站在铁中坚身后，又兼佝偻着身体，那中年男人不以为意，倒似是将成天骄当做了这摩天崖的仆役。

一句话说完，那中年男人迈步而入。高高大大的身影只一瞬间便即站在四个人的身前数丈开外。四个人举目望去，只见这高大男子穿着一身灰扑扑的衣服，腰间别着一把两尺来长的短刀。脸上浓密的胡须一直延伸到胸脯之中。一双大眼炯炯有神，顾盼之间，极具威势。

风冷情和水灵都是一怔，原来这个高大的男子正是日前在那云梦陵深渊之中赤手屠龙的黑衣人。

那灰衣男子看见风冷情和水灵二人，也是一怔，随即面容恢复正常，沉声道：“原来是你们二人。”顿了一顿，那灰衣男子沉声道，“你们是金老怪的门下吗？”

铁中坚和成天骄暗暗戒备——这中年男人出现得如此突兀，莫非真的是那摸金老祖金老爷子的大对头？倘然是那样的话，今日这摩天崖上的四个人恐怕也都有性命之虞，毕竟摸金校尉和淘沙司马、搬山道人同气连枝，可以说是一脉中人，不知那灰衣男子会不会和四个人打将起来。

风冷情沉声道：“在下乃是淘沙司马的门下，并非摸金校尉。”

那灰衣男子哦了一声道：“原来是淘沙司马的门下。”一语即毕，眼中猛地一亮，一缕寒光射了出来，而后灰衣男子冷冷道，“然则诸位缘何来到这里？莫非是为那金老怪助拳来的吗？”一瞬间，这木屋之中顿时剑拔弩张起来。那中年男人冷冷地看着四个人，眼光之中犹如有一把锋芒毕露的刀一般，逼视着四人。

四人只觉压力大增，风冷情缓缓道：“我们来此是有一事向金老爷子请教，可不是来给他助拳的，阁下大可不必与我们为敌。”

那灰衣男子目光从众人身上一扫过，这才复又哦了一声，缓缓道：“倘然如此，那倒无妨。”语声和缓，似乎敌意大减。

四人稍觉安心，但那灰衣男子忽然话锋一转，森然道：“老子是来寻那金老怪的晦气的，这一趟寻不着，老子心中这一股郁气始终难平，说不定要拿你们几个试试我这把新得来的刀。”一语即毕，灰衣男子猛地反手拔刀，一道寒光向四人直劈了过来。

四个人料是谁也想不到这灰衣男子竟然会突然变脸拔刀，对四个人出手一击。

雪亮的刀锋陡然间向站在最前方的风冷情迎面斩了过来。刀锋未至，一股寒气逼人而来，风冷情一手拉着水灵急忙闪身避让开来。铁中坚和成天骄二人也急忙闪到一边。四个人各自跃出三丈开外，方才站定下来。

灰衣男子的那一把短刀却已经带着锐啸，笔直地斩了下来。风冷情适才所站立的地方已然被斩出一个一丈来长的刀痕，刀痕入地半尺有余。

四个人都是暗暗心惊，谁也想不到这灰衣男子短刀未至，仅是这短刀刀锋便已经将这木屋之中的地上斩出这么一条刀痕。这灰衣男子的武功确实惊人。

灰衣男子一刀未中，刀锋一转，一股凛冽的寒气又如影随形一般向那风冷情而去。

风冷情一把推开水灵，反手拔出斩鲸刀，刀尖迎着那灰衣男子的刀锋一撞，只听当的一声，两把刀发出一声巨响。跟着风冷情的身子被那灰衣男子刀上传过来的劲力所震，飞出两丈开外，咚的一声落在地上。

风冷情低头看自己手中的那一把斩鲸刀，只见刀光流转不定，这把刀

竟是完好无损。风冷情心中一喜，抬起头来，望向那灰衣男子。

那灰衣男子却是双脚不丁不八，稳稳地站在地上，手中握着那一把短刀，脸上露出一丝诧异之色，似乎对于自己这一刀没有将风冷情手中的斩鲸刀断为两截，十分不解。

风冷情不知道灰衣男子这一把短刀乃是新近得来，有一个名号叫做碎梦。此刀锋利异常，吹毛断发，削铁如泥，切石如腐，是一把难得的宝刀。只不过这碎梦遇到斩鲸刀，便是半斤八两，谁也奈何不了谁。

灰衣男子眼睛扫向风冷情手中的那一把斩鲸刀，只见那一把刀刀刃之上有一股光芒流转不定，看上去也是一把世间罕有的宝刀，忍不住道：“好刀，好身法。小伙子，你那一把刀叫什么名字？”

风冷情沉声道：“此刀名为斩鲸刀。”

那灰衣男子眼中一亮，喃喃道：“不错，不错，斩鲸刀，好名字。名字好，刀也好。”语声未毕，灰衣男子手中碎梦刀又是一刀疾砍而出。这一刀却是斜斜砍出，刀锋倏忽间向铁中坚而去。

铁中坚闻听风声响动，不及思索，右手一抖，黑龙鞭蓦地向上一挥，鞭梢缠住木屋屋顶的横梁，跟着右手一带，整个身子平地而起，向后复又飞出两丈。

灰衣男子口中又是咦了一声，脚下移动，迅速异常地向那成天骄扑了过去。成天骄嘿嘿一笑，道：“来得好。”竟然不闪不避那灰衣男子的攻击。眼看就在那灰衣男子攻到成天骄跟前一丈距离的时候，成天骄忽然一抖手，手中一阵淡黄色的烟雾随即冒了出来，烟雾之中，成天骄已经闪身到铁中坚身后。

灰衣男子又是一击未中，心中暗暗称奇，随即停下脚步，眼光从这四人身上一掠而过。满脸络腮胡须的大汉，眉清目秀的少年，雪肤花貌的白衣少女，还有一个眼珠骨碌碌乱转的古怪老头，这四个人倒似是都身负武功，看来自己若是出手，一时半会儿还讨不了好处。

风冷情心中暗暗有气，心道：“这是哪一路来的人物？上得这摩天崖来，不问青红皂白，上来就是一番出手，真的是自负武功无人能及吗？”当下向铁中坚望了过去，只见铁中坚也是眉头紧皱，脸有不愉之色。于是立即目光示意铁中坚。

风冷情和铁中坚二人几乎同时出手，铁中坚低喝一声，身形一展，脚下陡然间滑出两丈，已然欺近灰衣男子身侧。跟着手中黑龙鞭拦腰急卷而去，这一下使出了七成力道，只听半空之中鞭风呼呼，这一鞭之力，也是十分了得。

那边，风冷情手持斩鲸刀，也是一掠而出，身子绷得笔直，犹如一杆长枪向那灰衣男子破空而去。

风冷情不欲伤人，只是想要挫一下灰衣男子的锐气，当即口中道：“阁下小心了。”话音未落，风冷情已然御刀而至。

灰衣男子眼见风冷情和铁中坚二人竟然联手向自己发出攻击，嘿然一声，心道：“来得正好，我正要看一看淘沙司马和搬山道人的门下有什么惊人的艺业。”

灰衣男子不闪不避，反手竟将那碎梦刀归入鞘中。而后右手一伸，一只右臂向前陡然间疾伸而出，竟然劈空向那铁中坚的黑龙鞭抓去。

铁中坚一怔之下，心道：“这灰衣男子好大的胆量，竟然敢直迎其锋，不惧我黑龙鞭一鞭之力。”心中一动，当即右手一缩，手中黑龙鞭迅疾无伦地收了回去。这一下去得快，回得也快。

灰衣男子眼见黑龙鞭陡然间缩了回去，而那风冷情的斩鲸刀已然带着森冷寒气，直逼面门而来，当即身子向后弹出半尺，堪堪避过风冷情的这一击。与此同时，灰衣男子右手变爪为拳，一拳直击而出。

风冷情人在半空之中，直觉得一股锐风从侧面扑来。这锐风将脸颊刺得隐隐作痛。

风冷情心中一寒，身子在半空之中向外一翻，于不可能之际掠出一丈开外。灰衣男子这一拳便落了个空，缓缓收拳，站定。眼光向那风冷情和铁中坚二人脸上看了看，而后微微点头，脸上露出赞许之色。

风冷情和铁中坚、水灵、成天骄四人都是心中暗自佩服这灰衣男子的武功，还有这一份泰然自若的定力。心中俱道：“看来这灰衣男子一定是大有来头的人物，也许跟这摸金校尉的门主金老爷子有恩怨，这才杀上摩天崖来。”

灰衣男子缓缓道：“果然是自古英雄出少年，看来以后这江湖就是你们的天下了。”

风冷情等人一语不发，只是望着灰衣男子，内心暗自戒备，生恐这灰衣男子又故技重施，陡然间出手再次攻众人一个措手不及。

灰衣男子眼光从四个人身上扫过，而后慢慢向这木屋里面望去。看到那一把足足能够装下三个人的巨型椅子之后，眉头微微一皱，向那把巨椅走了过去。

四个人都不明白这灰衣男子要干些什么，目不转睛地望着那灰衣男子。只见那灰衣男子走到那把巨椅跟前，伸出右手，慢慢在那把椅子上抚摸了一会儿。那巨椅两侧扶手甚是光滑，似乎是被人经常用手摩挲所致。灰衣男子在那巨椅前面站了片刻之后，才慢慢走到椅子左方。椅子左方一丈开外有一张席子，似是用竹子编织而成。这一张席子也是甚为宽大。灰衣男子走到席子跟前，慢慢掀开席子，席子下面却是什么也没有。

灰衣男子皱起眉头，似是颇为失望，而后慢慢抬起头来。灰衣男子这一抬头，目光立时被这木屋顶上的一个物事所吸引。

风冷情等人看见灰衣男子目光被这木屋屋顶上的物事吸引，心中奇怪，随即也抬起头来，向屋顶望去。只见这木屋屋顶形如一把大伞，底下以一根巨木牢牢托住。在那巨木的顶端赫然刻着一只狼头。

那只狼头刻在巨木的顶端，狰狞凶恶，惟妙惟肖，栩栩如生。远远望去，就好像活了一般。

风冷情四人都是心中奇怪，不明白为何这摸金校尉的木屋之中竟然出现了这么一只狰狞的狼头。

灰衣男子眼睛望着那只狼头，良久良久，这才嘿然一声，喃喃道：“金老怪，原来你是去那里了，好，这一次我看你还能躲到哪里去。”说罢，转身迈开大步，向门外走去，一转眼的工夫便已经消失在木门之外。片刻之后，摩天崖下面出现一声长啸，啸声有若龙吟，久久不息。这声音正是那灰衣男子所发出来的。

铁中坚若有所思道：“看来这灰衣男子已经从这狼头之上看出一些端倪，莫非这狼头还有什么隐藏的含义吗？”

四个人慢慢走到那根巨木之下，抬起头望，距离近了，那只狼头更加生动。狼头张开大嘴，似在仰天长啸。

风冷情皱皱眉头道：“这狼头莫非是某种象征，又或是有什么寓意？”

成天骄缓缓道：“古时候，东夷人以蛇为图腾，而后演变为以龙为保护神。尊奉烛龙为东夷之神，是为龙图腾。而这狼头莫非也是什么族人的图腾？”

风冷情心中一动，和那铁中坚几乎同时脱口而出，道：“突厥？”

成天骄和水灵都是眼中一亮，这二人倒也都听说过这突厥人。

这突厥人源出于铁勒。南北朝时由叶尼塞河上游南迁至高昌的北山，以狼为图腾。公元5世纪中叶他们被柔然征服，徙于金山南麓。因为金山外形与战盔“兜鍪”相似，俗称突厥，所以以突厥为其部落名，又因其部落为柔然部锻造钢铁，柔然称其为“锻奴”。

这一只狼头难道是突厥人的象征吗？难道这摸金门主金老爷子率领着一众摸金校尉并不是为了躲避那灰衣男子，而是去寻找突厥人了？

风冷情、铁中坚、水灵三个人都是面面相觑，心中都有一个念头缓缓升起——摸金校尉大举出动，极有可能发现了突厥的王陵而前去倒斗摸金……

铁中坚沉声道：“看来金老爷子这一次发现的突厥王陵一定非同小可，要不然也不会倾巢而出。这次金老爷子一定是势在必得了。”

水灵皱眉道：“只是不知道那突厥王陵在什么地方。”

风冷情缓缓道：“突厥人世代居住在新疆一带，隋唐时期，分为东突厥和西突厥两部分，后来先后归于唐王朝。摸金校尉人数众多，一定会在道上留下许多痕迹，咱们只要向西北进发，倒是不用担心找不到他们。”

水灵点点头。

爷爷的惨死，始终未明真相，想要找到真凶，这还要从摸金校尉一脉的熊猫身上着手。

风冷情看了看铁中坚和成天骄道：“此番前往西北追寻那摸金校尉的痕迹，势必险阻重重……”言下之意，自是要和成天骄、铁中坚分别，不想让这二人为了自己和水灵的事情徒然去西域涉险。

铁中坚嘿了一声，道：“风兄弟说哪里话？我虽和二位相识不久，但是感觉和二位意气相投，这点小事何须挂齿？更何况淘沙司马和搬山道人同气连枝，你们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风兄弟你要是再客气那就是见外了。”

顿了一顿，铁中坚转头对成天骄道：“是不是，成前辈？”

成天骄神情紧张，低声道：“这些蚂蚁就是腐尸蚁，专门以吞食沙漠之中的动物尸骸为生。一发现有活物经过，立时群起扑上，将路过这里的人或动物吃掉。这腐尸蚁能够吐出一种极具腐蚀威力的唾液，喷到人或动物的身上，立时便会将人或动物的一块肌肤腐蚀出一个口子。一只蚂蚁感觉不出什么，一群蚂蚁便非同小可。那匹马的尸骸我估计便是这腐尸蚁造成的。”顿了一顿，成天骄指着那只焦黄的蚂蚁道，“那一只应当就是蚁王，腐尸蚁之中最厉害的蚁王。”

风冷情和铁中坚、李中义、水灵四人都是微微变色，这腐尸蚁如此厉害，倘然他们中的某人要是遇到了这腐尸蚁，恐怕还真的不易应付。

五人向那金万流望了过去，只见金万流忽然从马上一跃而起，一伸手从身旁一个弟子手中接过一只硕大的皮囊。而后两手提着那只皮囊，将皮囊口微侧，身形一展，沿着摸金弟子的周围迅疾异常地转了一个大圈，只见沙地之上立时多了一圈黑乎乎的水迹，那只皮囊也立时瘪了下去。

风冷情心道：“看来是那金万流将皮囊之中的物事倾倒出来，在摸金派弟子周围画了一个圈。只是这皮囊之中的物事是什么东西？”

月色之下看得不是特别清晰。一阵夜风吹来，风中便隐隐约约地传来一股古怪的气息。

金万流将皮囊之中的物事倾倒完了以后，随即将那只皮囊一扔，一名摸金派弟子伸手接住。

金万流飞身上马，一翻手，掏出一根火折子，迎风一晃，亮了起来。火折子在月色之下火焰吞吐闪烁不定。手持火折子，金万流的神情似乎这才稍稍放松了一些。

那只趴伏在石头上的蚁王忽然动了一下。

那只蚁王一动，紧跟着石头下面将摸金派弟子紧紧围在其中的一只腐尸蚁立时一阵骚动。跟着那些腐尸蚁便似听到什么人指挥一般，向着那摸金派众人潮水一般涌了过去。

摸金派弟子之中有人忍不住发出一声惊呼。三十多名弟子只有四五名脸色镇定，其余都是神情慌乱，脸上现出恐惧之色。更有一名二十来岁的弟子口中惊呼：“师祖，师祖，这些蚂蚁攻过来了。”

金万流鼻腔之中重重地哼了一声，厉声叱喝道：“小林子，不要出声，

莫让外面的朋友听见，笑话咱们摸金校尉，丢了咱们摸金校尉的脸。”说罢，金万流眼睛向风冷情五人所站立的石门之处有意无意地望了一眼。

铁中坚低声对风冷情道：“风兄弟，似乎那金老爷子发现咱们的行踪了。”

风冷情点了点头，心道：“既然已经被摸金派发现行踪，倒也不必再隐身门后。”当即站了出来，立在门前观看。只见那些腐尸蚁潮水一般向摸金派一众弟子扑了过去，眼见这些腐尸蚁接近到那金万流画下的圆圈跟前时，金万流一抖手，手中火折子脱手飞出，落在那圆圈之上，跟着一团火焰迅疾异常地烧了起来，顷刻工夫在摸金派一众弟子跟前织成了一道火墙。

那些腐尸蚁一遇到这一道火墙，立时被烧得焦头烂额。空气之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焦臭的气息。

第一波腐尸蚁死在火墙之下，第二波腐尸蚁又迅疾扑了上去，仿佛一个个浑不惧死。

摸金派一众弟子看得心惊肉跳。

远远地站在门口的风冷情等人也是看得脸上变色——这些腐尸蚁仿佛受了什么蛊惑一般，玩命地冲了上去。

风冷情眼望那一只趴伏在石头上的蚁王，心道：“难道跟这个蚁王有关系？只是这些摸金派弟子缘何被这些腐尸蚁困在这里？真是奇哉怪也。”

火势熊熊，将摸金派一众弟子尽皆护卫在火墙后面。那些摸金派弟子这才渐渐平静下来。只有金万流眼睛死死地瞪着那只蚁王，似乎是生恐那只蚁王暴起发难。

一盏茶的工夫过后，那火墙跟前便落下了厚厚的一层蚂蚁的尸骸。

那只蚁王不知为何，陡然间一跃而起，竟然高高地蹦了起来，从那火墙上方越过，落进火墙里面。这一幕让风冷情和摸金派众人都看得目瞪口呆。谁也想不到这只蚁王竟然能够弹跳，一跃而过那道熊熊燃烧的火墙。

金万流低喝一声，似乎早有准备，右手一抖，手中的一道白光脱手飞出。这一道白光快如闪电，顿时将那只刚刚飞进火墙里面的蚁王钉在沙地之上。